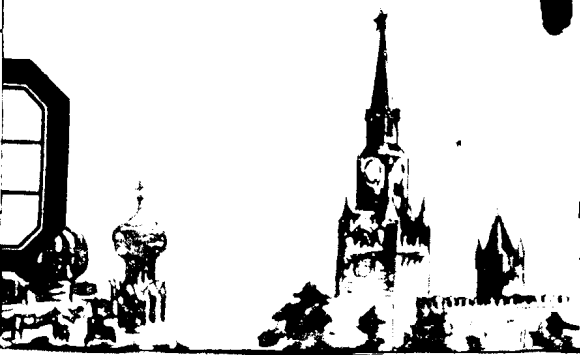


РАЗОМ

ОЗНАЧ

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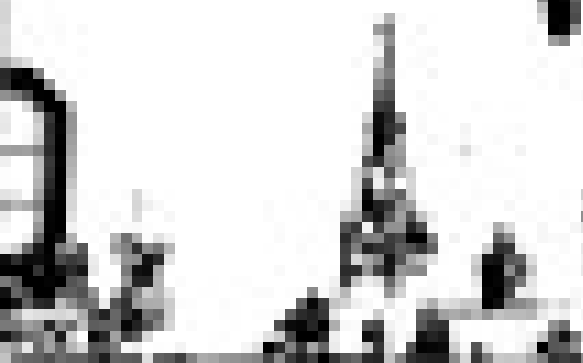
ОЗНАЧ



苏联 帕·扎格列别利内 著

陈 克 美 蒋 中 鲸
王 洁 梅 苏 敬 斌 译

PART ONE



THE END

奔

〔苏联〕帕·扎格列别利内 著
陈克美 蒋中 鲸 译
王洁梅 苏敬 斌
崔 玉 陵 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奔

Ben

[苏联]帕·扎格列别利内 著

陈克美 王洁梅 译
蒋中鲸 苏敬斌

崔玉陵 校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77,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16 $\frac{1}{2}$ 插页: 2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000

责任编辑: 赵春润 插 图: 宋惠民

封面设计: 勤 学 责任校对: 王 晔

统一书号: 10158·813

定 价: 1.90元

内 容 提 要

荣获苏联国家文学奖金的现代长篇小说《奔》，精致地刻画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电子计算机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经理、控制论大王、科学院院士——卡尔纳利的传奇式的生活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同时，作家入木三分地塑造了一个市侩、伪君子、科学界的蠹虫，联合公司副经理——库奇米延科形象，此人成了苏联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科学骗子典型。

本书共分三部：第一部描写卡尔纳利战时被俘，胜利后入大学攻数学，荣获博士学位等经历，与土库曼演员阿依古丽的初恋、爱情、结婚直到爱妻惨遭车祸的悲剧。

第二部描写卡尔纳利的女儿柳德米拉与库奇米延科的儿子尤里婚后的生活。新、老两代的矛盾描绘得如此真实、自然、丰富、绚丽，令人惊叹。尤其是家庭舞会一章是出色的内心世界的精彩剖析和出色的性格、冲突描写篇章。

第三部：卡尔纳利晚年的日常生活，荣誉，不幸，心灵的醒悟和第二次爱情，还有与库奇米延科为科学和真理的最后较量。

目 录

阿 依 古 丽 [1]

去 海 湾 [256]

人 物 环 境 [369]

阿依古丽



男人的平庸，正象他们的天赋一样，女人甚至隔着一段距离也能感觉到。至今，阿娜斯塔西娅一直认为她也具有这种惊人的能力，这就使她能够高居于男人世界之上，即使无权蔑视他们的代表人物，至少也可以倨傲地对待他们。阿娜斯塔西娅把这叫做：算历史总帐。你们压迫我们，奴役、践踏我们，把我们推到了最底层。你们以为，女人永远不能冲破天生的局限，铲除其根源，升华到自由而高尚的境界，然而，我们对你们的一切却了如指掌，知道你们的价值，随时随地都在谴责你们。其实，我们是坦然地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断人。而你们——整整几千年——在台上，在我们的眼前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暴戾恣睢，竞相逐鹿……

她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捕捉一个又一个讲演者。灯光不断地闪烁，阿娜斯塔西娅周围其他编辑部的同行们也在这么做。为防万一，他们把今天所有登台发言的人都拍了下来，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照片注定将和数以千计的足球赛照片一样，被扔在一边。每次进行球赛时，两个球门旁边总是拥挤着成群的摄

影记者。在九十分钟的球赛过程中，他们不停地按动着照相机的快门。但有谁哪怕见过他们拍的一张照片呢？这些照片全都放在编辑的黑纸袋里，躺在抽屉里睡大觉呢。光拍出照片还不够，——还得有既不透光，又不暴露人们思想的黑纸袋。照片也象人所接触过的一切东西一样，凝聚着人的思想。有时真想把编辑们的脑袋比成黑纸袋。但这种念头只是在工余之暇才有。当你执行编辑部的任务时，支配你的是责任心，荣誉感和职业的骄傲，你会竭尽所能去做你的工作。

她那“佩特里”小型照相机的镜头此刻捕捉的是个神情疲惫、其貌不扬的人。他声音呆板，手势可笑。他的年龄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象一段用砂纸磨过的难看的木桩。此人不高不矮，不瘦不胖，大脑袋，宽肩膀，细长脖子。脸也不那么庄重，象个娃娃脸，还有点傲慢，甚至带点尖刻味儿。根本不会迎合听众。他想讲些至理名言，其实，只要随便讲几句应景话就行了。有谁会刊登你那些至理名言？记者们命中注定要先听他们早已耳熟的老调，然后，为了自求解脱（也许是为了报复），再把这些瘟疫般的陈词滥调扔给读者。结果呢，这件事也好，那件事也好，都变成了华而不实的文章。比如：“我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科学家的？我们满怀骄傲和希望。任务在于……可以满怀信心地说，……”

而这个怪人却说：“人们只喜欢他们着手进行的变革。”可他们承认的唯一变革是新的时装，就象领养老金的人只承认新药片一样。他又说：“在人的行为中，自觉的认识作用最大，本能的作用最小。”阿娜斯塔西娅扫兴地放下自己的“佩特里”。天真对女人还算个点缀，但对于男人，而且又是跻身于科学家行列的男人，又该怎么说呢？这是个进黑纸袋的头号候选人。

“阿聂斯特吉娅^①，你怎么啦？”亚沙·列宾宗一边小声问她，一边咔嚓咔嚓地轮流按动着他的六部照相机，“怎么不拍了？这是卡尔纳利！”

“麻醉”是亚沙给她起的外号。但她并不生他的气。亚沙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采访大王。

“卡尔纳利？”她冷淡地问道，“他是谁？”

“控制论大王！”

“对你来说，谁都是大王，因为你自己也混进他们的堆里去了。”

列宾宗象个百年，甚至千年的老手，象个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飞行员乌托奇金，为不少部长、总统、元帅、最高统帅拍过照的人，但至今他仍象孩子般兴致勃勃。

“告诉你：他是控制论大王！如果我能象他那样生活该多好！”

“那么格卢什科夫又算什么呢？”

“格卢什科夫——王中之王。”

“对普通大王我没兴趣。上吊也得找棵大树嘛！”

“你疯了！”

“早就疯了！你才发现？”

她拿出小镜子，理了一下头发，自我欣赏了一番。本想往鼻子上扑一点粉——又改变了主意；原来想不等科学家与报界代表的会见结束就离开这儿，但不知为什么她留了下来。

阿娜斯塔亚娅看着卡尔纳利。一身入时的灰西装，但又并非有意打扮。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过分贵重的领带。仅仅是领带吗？她好象是在被迫地想着卡尔纳利，但只是在思维的一角无

^① Анестезия—麻醉。和阿娜斯塔西娅的名字Анастасия仅三个字母之差。此处用来比喻漂亮迷人的女人。

精打采地想着。他没有任何足以吸引她的地方，尽管他也没有让她感到讨厌，她对他无动于衷。其实，她也不是因为卡尔纳利才留下的，只是因为突然想起了今天是星期五，一星期中最后一个工作日。还去要求星期六值班？人们早笑话她了！而那个心直口快的编辑说起话来简直让人讨厌。他肯定会说：您想扮演自我牺牲的角色吗？我们可不想迎合您。因为我们把公众的权益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应得的休息。如果编辑想挖苦人，他总要说出这么一大车罗哩罗嗦的蠢话。

“享受应得的……”有谁知道，对于独身的人来说，最难打发的莫过于节日。即使在稠人广众之中，杂沓纷聚之处你也会感到形单影只，无处藏身，无地自容。人们会发现你，注意你，把你盯死在交织的目光之中，在你周围制造出真空……你们瞧：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就象荒野里的一株小草！这么年轻，这么讨人喜欢，可是……男人可以借酒消愁，而女人——只能独自忧伤。别人可能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过孤独，阿娜斯塔西娅对此却怕得要命。她的童年是在军人中间度过的。军训的时候，父亲总带着她，使她认识了那么多军官和年轻的士兵，以致后来她觉得，周围的世界就是年轻漂亮的军人，他们肩并肩地团结一致，亲密无间，这是个年轻、朝气蓬勃、永不衰竭的世界。快读完九年级的时候，父亲“在试验新技术……”时牺牲了。母亲和阿娜斯塔西娅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她习惯于男子积极进取的世界。几年的奔波、失望、奋斗、痛苦的经历直至不成功的短暂的婚姻，而眼下就是对孤独的恐惧。每逢节日，主宰一切的是工作时似乎不那么显眼，报纸上不太乐意写，电视里也不播送的“所谓私生活”。当然，节假日里，她也有事干，但有时简直受不了。所以对阿娜斯塔西娅来说，一个星期中最平常的日子——星期一——就是节日。可惜

今天不是星期一，而是星期五，所以只好在这个没意思的座谈会上消耗时光。倒不是座谈会本身没意思，而是编辑会怎么对待它。他将把关于座谈会的报道塞在“科学家与五年计划”专栏里，按上三十行干巴巴的文字，并以必须“节约版面”为由，连一张阿娜斯塔西娅拍的照片都不采用，一点不怕这位傲慢的女同事的嘲讽：“为什么要节约？”

院士们坐着崭新的“伏尔加”牌小轿车走了。阿娜斯塔西娅走近自己那辆“日古利”，这时她才看见卡尔纳利。他徒步走着。是没车，还是不想让司机等他？一个调皮的念头油然而生：我来送送他，怎么样？当发现有两个人跟在卡尔纳利后面时，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也是院士？可他们好象没在会上发言。他们不象是在追赶卡尔纳利……也许，他们是在保护他，为了防备象她这样的人？阿娜斯塔西娅猛然驾车向编辑部驶去。她的思路一向变换无常。人还没到编辑部，早把卡尔纳利忘到九霄云外了。她把胶卷送到洗印室，一小时以后，她就甩着尚未干透的照片去找编辑。

编辑正在思考。他就喜欢这样。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大伙说：“你们要动脑子！要拿出新点子来！”他还爱摆出动脑子的架势：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桌子后面，桌上一张纸也不留，目光懵懵懂懂，一副苦相，好象吃了什么酸东西似的，整个身子仿佛完全散了架。编辑部的俏皮鬼们刻薄地把这副姿态称之为“岗位上的梦”。

女秘书想不让阿娜斯塔西娅进去。这简直可笑！材料马上就要付印！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她冲进编辑的办公室，编辑还没来得及发火，阿娜斯塔西娅已经把院士们的照片摊在他面前：这些人才真正会动脑子。由于文人相轻的陋习，编辑哼了哼。他没法和这些人相比，尽管真正的编辑从来认为自己比所

有的院士都高明。因为，不是他们写他，而是他写他们；不是他们来评价他的工作，而是他评价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使他出名，而是他使他们出名（或使他们默默无闻）。

“怎么样？”编辑问。

“上专栏，上《科学家与五年计划》专栏。文章马上就打好，五十行。”

“三十行，”编辑翻看着照片说。他总是挑最坏的、最无表现力的照片。他恪守的戒律是：要普普通通，不要任何标新立异，不要戏弄读者。报纸不是马戏团，不是表演飞车走壁。

“登科学院院长的吧，”阿娜斯塔西娅提议说。

“那您干嘛把整个特烈基亚科夫画廊^①都搬来？”

“为证明您的同事没有浪费时间。”

“上星期我们已登过院长的照片了。格卢什科夫可好久没在我们报上露面了。格卢什科夫的照片在哪儿？”

“他没参加座谈会。他有事。”

“这是谁？这种照片能登出去吗？”

编辑把照片推到她面前，让她仔细看看自己的杰作：一个身着灰西服毫无表情的人，一只手不知为什么从西服上装下面揪着贵重的领带，另一只手摸着鼻头。

“他好象姓卡尔纳利，”阿娜斯塔西娅平静地说，“我这儿写着呢。”

“写着呢！”编辑忿忿地说，“您不知道卡尔纳利？那您究竟知道什么？”

随之而来的应该是：“您去吧，等您了解了卡尔纳利院士的一切情况之后，再来找我。”——谁要敢在威严的编辑面前露出一丁点无知，他准受到这种惯用的惩罚。但这次编辑却很仁

^① 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在莫斯科）。

慈，简直可以说仁慈得可怕。

“我助您一臂之力，阿娜斯塔西娅。您可以更多地了解卡尔纳利院士。我们这儿连孩子都知道卡尔纳利，而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收起了那惯常的责难，想了一会儿，便宽容地点了点头说，“请坐。”

阿娜斯塔西娅坐下，甩了甩短发，强忍住笑。

“您为什么这么不严肃？”

“我是个严肃的人！甚至太严肃了！为了证明这点，我要求明天在印刷厂值班。”

“又是在休息日？唉，别开玩笑，我们不能允许……”

“我知道，感谢您的关心。既然不行，就算了。您想跟我谈谈卡尔纳利。”

“不光是想，我还给您一个采访任务。我们准备开辟一个新专栏。刊登老战士的回忆，题目叫‘战时一日’。从一千四百一十八天中选择印象最深的一天。您看这想法如何？”

“显而易见，是个宏伟的想法。但我现在还没法评价。”

“用不着您来评价。社会舆论，负责同志……都会来评价的。但第一个任务——给您。”

“您刚才不是说院士么？……”

“说的就是他。您去访问一下卡尔纳利院士，并请他谈谈对战争中某一天的回忆。”

“难道他参加过战争？”

“照您说他该在哪儿？”

“我是说卡尔纳利看起来很年轻。至少，不象个老战士……嗯，我不知道……可战争在三十年前就结束了……如果他现在四十岁，那他十岁就参加了战争？”

编辑站起来，绕过桌子，看了阿娜斯塔西娅一眼。

“我问您，您看我们的报纸吗？”

“嗯……”阿娜斯塔西娅笑了，“有时翻翻。”

“看得出来，否则您不会……刚好，一个月前卡尔纳利院士满五十岁。我们的报纸和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授予这位院士勋章的命令。这是他获得的第五枚勋章。现在您明白了吧？”

“什么，卡尔纳利院士已经五十岁了？只得相信我们的报界。”

“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您明白吗？”

“要是这样，那么……”

“您知道，他有着非凡的经历！”

阿娜斯塔西娅笑了：

“关于这一点通常是这么写的：‘他度过了光辉灿烂和饱经风霜的一生。’当然，谁也没有研究过，什么叫‘光辉灿烂的一生’，但大家都这么写。”

“好吧，”编辑总结说，“这次‘科学家与五年计划’专栏只好登院长的照片了。至于卡尔纳利，——我们已商量好了。”

“不着急吧？”走到门口阿娜斯塔西娅又问了一句。

“不急，可是……”

编辑具有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的嗅觉：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卡尔纳利的照片，著名科学家，为国民经济提供先进电子技术的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的领导人……真怪，只要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你马上就会发现，几乎全世界都早就知道他了。而且你自己也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目前还看不见，但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她怎么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怎么能活着而竟然不知道卡尔纳利？电子学，控制论，科技革命，创造者，第一线。人们象看待神仙似的看待这些人。他们的名字广为流传。而她呢？老实说，她没听说过卡尔纳利。他是保

密人物？象所有航天技术创造者一样？不，庆祝过他五十岁生日。报上登了授勋命令，电台广播过，电视也报道过。卡尔纳利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过言，巴黎、纽约、阿姆斯特丹。此人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而她，竟然一无所知。更何况，这位院士司机的两间一套的住房也在那幢九层楼的标准楼房里，在她楼下。这个司机长得很象意大利电影明星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大家全这么叫他。他早就为爱上了阿娜斯塔西娅而苦恼。阿娜斯塔西娅现在才知道他是卡尔纳利的司机。也许，他曾对她说起过自己的首长，但“卡尔纳利”这个名字没有在她的记忆里生根，没有留下印象，无影无踪，就如已有妻室的司机对她的单相思一样。

司机故意把黑色的“伏尔加”擦了又擦，直到阿娜斯塔西娅晃着长皮带的小手提包从门洞里走出来。马斯特罗亚尼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的妻子长得很不错，头发是淡黄色的。而他呢，你瞧，突然想钟情于一个黑发女子。

“您上院士那儿去每天都迟到吗？”阿娜斯塔西娅同他交谈，使他感到荣幸。

“他根本就不坐车！”

“怎么不坐车？”

“早就这样，向来步行。”

“那要您干嘛？”

马斯特罗亚尼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这是规定。”

“那您大概想送我一趟罗？”

“您？您不是……”

“我的那辆‘日古利’？坐它上卡尔纳利院士那儿去不够气派。”

“去院……”马斯特罗亚尼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出来了。

“您怕那院士？大家都怕他？”

“我凭什么怕他？”

“那您送不送我？”

她已经坐在他旁边了。马斯特罗亚尼敢发誓：这个鬼女人知道他对她的爱慕。其实她也没什么，大长腿，头发剪得象男孩，眼睛倒确实很大。所有的男人不知为什么都醉心于她，他也一样。现在他想为自己和所有男性报复。

“院士不会见您的。”马斯特罗亚尼说。

“哪个院士？”她漫不经心地问。

“您不是去卡尔纳利院士那儿吗？”

“是的。”

“他不会见您。他谁也不……”

“您错了，我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她停了一下，然后说了句粗话：“甚至男厕所。”

“该死的婆娘！”马斯特罗亚尼想。

“所以我有一切理由蔑视人们……男人们……”她冷冷地说。

“甚至苏联的？”

“是的，很遗憾……”

“报复一下才好呢，”马斯特罗亚尼美滋滋地想，“停下车对她说：‘滚！不许你这样！’”

但他却默默地继续往前开去。

“您为什么不生气？”她挖苦地说，仿佛知道马斯罗亚尼的想法似的。

“您在开玩笑。”

“有些东西是不能开玩笑的。”

话音刚落她就朝门口跑去了，甚至连问都没问院士的办公室在哪儿。这种女人无须发问，她什么都能自个儿找到。

马斯特罗亚尼又干起了自己的活，擦那辆谁也不坐的车。不过今天这活儿对他有着崇高的意义：他在等着这个有着魔鬼般眼睛的野姑娘。司机对院士很了解，知道不会等多久。果然不错：阿娜斯塔西娅很快就出来了，就象除了入口处的前厅，她哪儿也没去过一样。

“我说了吧，”马斯特罗亚尼叹口气说，“他的每一分钟都在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现在送您到哪儿去？”

“您可以去运空气！”阿娜斯塔西娅冲了他一句。

“空气？什么空气？”

“院士不坐您的车——您就运空气吧。我喜欢步行。”

她就这么走了，甚至连看都没看马斯特罗亚尼一眼。她眼汪汪地走了。人家连话都不愿意跟她说。没记下她的姓名，不给任何会见的机会，不接受任何访问，不想谈任何回忆。只准业务性的谈话，只准实质性的谈话，只准……为了对付阿娜斯塔西娅，女秘书叫来了一个有点秃顶的年轻人。那人打消了阿娜斯塔西娅的一切希望，他低声低气地说：“院士和谁也不谈这类问题。至少我不知道他同谁谈过。我不能去问他，这点您自己该明白。”——然后是彬彬有礼的一鞠躬。

好象在她的记者生涯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惨遭失败。可以说，如此无望……但阿娜斯塔西娅还不相信这一点。这是误会，令人恼火的错误。他们马上会追上来，请她原谅，请她回去……但谁也没来追她，谁也没请求她原谅，谁也没叫她回去。大概他们已经忘了这回事。既不问她姓什么，也不打听她是谁，是干什么的……是的，她说了报纸的名称，可这算得上是